



佢个阿姆（北四縣腔）

佢个阿姆既經過身十過年也，厥个話語、形影還係長透出現在吾腦海中。

佢十六、七歲就嫁分吾爸，連連續續降了七個俵仔膠三個妹仔。一家人本成係核在富浪埔（現下安到「富興」），大約在佢對歲个時節，就徙來月眉庄个社寮坑，耕等甲零个山膠兩三分个河壩田。

衰過，一群子女愛食、愛讀書，阿爸、阿姆仰般艱苦過日仔你知無？天官光就出門，三更半夜正轉，逐日做到兩頭烏。朝晨頭，阿姆經常三、四點就跣床，煮飯、洗衫、餵雞鴨膠分細人仔食飽。接等愛跣等男仔人上山摘茶，或者係做田事，又愛煮三餐，又愛剝豬菜、畜豬隻，在吾印象裡肚，佢逐日都係無閒叱咤。

頭擺農家个生活當清苦，單淨該兜仔禾仔膠茶米个收入，根本毋罈生活，好得阿姆「恁會變」，常常有好計畫。屋下个副業，最先係種柑仔，柑仔無好價，換種洋菇；洋菇無好價，換畜豬仔。豬仔畜當多个時節，大約有歸萬條。故所，合飼料、注射、配種，樣樣都係自家來。後來，因為堵著口蹄疫正收山。早期畜豬仔正經賺著不少錢，毋過，後來个發豬瘟，遂使得吾姆膠屋下元氣大傷。

細人仔愛註冊，無錢仰結煞？該就賣大豬或者係豬子！佢也常常揸一擔擔个柑仔或者煮好个包粟去街路賣。自家賣有一個好處，東西毋使割分人，價錢較好。轉屋个時節，佢總係大包細包，不論係魚仔、豬肉也好，不論係金柑、豬腳圈也好，大人細子都當歡喜有東西好食。總講一句，厥頭腦當好就係。吾兄弟姐妹有五、六個都讀到大學、研究所，假使毋係佢，早就柁死去也，哪還有書好讀？

好天時節佢愛上山摘茶，落田做事；堵著落雨天，佢也無好閒，毋係補衫就係打板分佢兜食。不論係水瓶、九層板、菜包仔、假柿仔、米篩目……，樣樣都做來當好食。逐擺做个時節，佢也會搵手，故所佢个手藝也不差。佢常常膠吾朋友當沙鼻个講：「現下雖然景氣毋好，佢相信佢就算失業了，改賣客家美食，照樣做得賣來當好！」

吾姆無讀過書，故所毋識字。毋過，吾姐公聽講係一個秀才，來往个親朋好友都係有頭有面个人，佢个阿姆在該環境之下，聽多看多也，所以佢日常講話都係詩句攏天。厥个老古言語、師傅話總係用來當活跳、當自然。記得，佢長透講：「早跣三朝當一工」、「學勤三年，學懶三日」、「麼个都好學，做賊正毋好學」，這兜話都一直記在吾心中。佢本成係一位教小學个先生，教書教了將近三十年正去讀碩士班，畢業後又過讀中文博士班，雖然同學都係比佢後生當多，毋過佢照樣係打第一，佢想這都係阿姆分佢个影響膠鼓勵。

在鄉下，一下到六月頭愛割禾个時節，大家都當無閒，正經係「六月天公，家神牌會震動」。該央時，為著愛做事，吾爸往往會摻阿哥、阿姊个書包仔囤起來，毋分佢兜去學校讀書。阿姆就非常反對，佢認為恩客家人戴在鄉下，開山打林，世世代代都恁艱苦過日仔，只有讀書正能夠改變命運。老古人言「一德、二命、三風水、四積陰功、五讀書」，故所，佢相當堅持仰般艱苦乜愛分細人仔讀書。佢自家結婚後也降了三個妹仔、兩個俵仔，個個都係建中、北一女畢業个。其中有兩個已經做醫生，兩個還在該讀博士班。佢想佢對子女个教育方式摻觀點，也係來自阿姆對佢兄弟姐妹个言教。

吾屋下在月眉去獅頭山个路脣，佢還細該央時，還盡少有私人轎車或者遊覽車，故所，大部分人客都係用行个去遠寮。因為恁樣，吾屋下種个柑仔、柚仔吉好食就長透分人摘淨淨，但係，佢毋識看過阿爸、阿姆在該發譴或者咒孤罵絕。顛倒，佢兜會逐日朝晨煮歸醃缸个茶，核到茶亭下分遊客食，茶亭乜係阿爸自家搭个。奉茶个工作一直維持到六零年代，因為行人減少盡多，正停下來。

阿姆係一個鄉下人，大家毋知厥名姓，只知佢安到「阿水嫂」。佢無讀過書，毋知書本上个大道理，但係佢一直都係恬恬个行善，並了解「求新求變」个生活哲學，厥一言一行都係佢个模範，影響佢一生人。今晡日，佢十個兄弟姐妹個個成家立業，各有美滿个家庭摻事業，應該愛歸功於阿姆吧！

創 作 理 念

我的母親是個沒讀過書的鄉下人，但是她心地善良、出口成章，是影響我一生最大的人。我來自貧苦的農家，兄弟姐妹共有十個，多虧家母克勤克儉、並懂得求新求變，我們才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，並享有快樂美滿的人生。故特作此文，感謝母親在天之靈。

楊寶蓮

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文博士班

